

出门度假,回转上海,杨梅落市了。极其苛刻的时令性,让杨梅留不住,也放不起。不过杨梅以一种更有生命力的形式为人乐道——杨梅烧酒。

杨梅烧酒可以治疗腹泻,科学依据不详,也未去考证。大抵是因为烧酒可以消毒?那直接喝烧酒不就好了?杨梅和烧酒的搭配想来应该是有什么说头的吧。

杨梅烧酒里,也藏着一段童年的回忆。

家里祖籍慈溪,那头总还有些亲戚。三四十年来,亲戚们每来上海,或大人去乡下,都会带几瓶杨梅烧酒给阿娘。我家阿娘喝酒,隔三岔五的。有时,她操持了一天家务,到了晚饭时,一家人围着新公房里的一张四方桌,她自己倒上一碗杨梅烧酒,就着自己烧的四五样小菜喝。喝酒用的就是吃饭的碗,烧酒浅浅没过小半,里面晃着二三只杨梅。我总是用筷子去“进犯”的。不过

每天乘地铁急匆匆上下班的人,可能不一定注意到,现在地铁站已成为城市家庭人群的地下“交通站”了。

立夏过后,前楼的宁波阿婆碰到一桩难事,老家送来几瓶蟹糊和咸蛋,并托她转交给上海几家亲戚。一家一家送吧,没有精力;寄快递吧,怕瓶碰碎;让她们来取吧,都在带“第三代”。看着蟹糊和咸蛋,宁波阿婆眉头打成了结。

钟点工小琴见宁波阿婆乌云压顶的样子,说这件事我帮你搞定。小琴在宁波阿婆处要了几家亲戚的电话,一一打过去,让她们等在靠家最近的地铁站,然后根据远近,排了个路线,一家一家送过去,也不用出地铁站,不到两三个小时,就全送好了。宁波阿婆拉着小琴忙不迭地谢她,小琴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地铁。

上海地铁开通30多年来,20多条线路,每天输送着1300多万人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网1000多公里上的500多个地铁车站,已成了市民碰头的好地方。就像以前,人们在全市公交终点站约会碰头,一样的自如方便。

地铁非高峰时,在不少地铁车站,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隔着栏杆,一里一外站着两个人,在交接时递送口袋、礼盒或一只装有资料的信封,有时还送交“小朋友”。交接好东西后,有的互相挥手道别,有的则倚着栏杆,侃侃而谈起来,就像在自家的客厅。

地铁站碰头,会出现季节性高峰,一是节日高峰,如春节送年礼,中秋送月饼,端午送粽子等;二是寒暑假高峰,逢周一或周末,就有四位老人接送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孩子。

在地铁站碰头要掌握窍坎,一般要避开人流量大的车站,选择小站碰头。如人民广场旁的新闻路、徐家汇前头的衡山路、不到世纪大道的东昌路。碰头地点大多选在服务中心附近,进了站,一目了然。在地铁站碰头交接东西的,以中老年人多为多。如一方是年轻人,那大多是父母给儿女送饭菜的,一只装饭盒的小包递送过去,嘴里还顺带几句叮嘱。

女儿同学小芳在一家外资公司做前台,公司虽提供午餐,但她不习惯这中不中洋不洋的菜肴,其母亲就烧好女儿爱吃的小菜,每天中午骑一小段共享单车给她送去。还好地铁车站在女儿所在公司商厦底下,女儿就乘十几层电梯下楼来取一下。

地铁站还是亲家双方交接“第三代”的地方。同学王工的女儿生孩子后,双方亲家对带第三代的热情都很高。他们就商定每周一上午十点,在接收方家附近的地铁站碰头交接。孩子就在每周一次的过地铁闸门中,渐渐长大。

城市日新月异,交通建设也在不断更新,人们的社交方法则随之发生改变。人们碰头约会地点的变更,透视着社会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发展。

地铁站里碰个头

任炽越

七夕会

还是小孩子,只能给一只杨梅搭搭米道。阿娘浓眉大眼,后来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都还看得清齐刷刷的长睫毛。阿娘抿一口烧酒,眉头舒展了,睫毛在颤动。

那时我家的杨梅烧酒放在阿娘和我的双人床底下。床的一侧靠墙,东西向安放。存起来的杨梅烧酒置于大口玻璃圆瓶里,上面罩着纸,再拧紧盖子,紧挨着墙角。也就是说,每次拿新的杨梅烧酒,都要先把床底下其他东西移出来。有一年放暑假,在家闲来无事,突然想到可以吃点杨梅烧酒解解馋。大白天的,说干就干。床底下东西真不少,有我考试没考好藏在床底下的考卷;有我去文庙旧书市里淘来的杂书,它们被分门别类塞在许多装南货的红木小箱子里;还有阿娘纳鞋

达西

地做一双虎头鞋。后来她看着自己年岁大了,怕等不及我结婚生子,预先做了好几双存起来,面对来讨要的亲戚却丝毫不松口。这些,那些,统统搬出来后,我匍匐着钻进床底,总算摸到了杨梅烧酒的瓶子。不知怎的,还没摸个利索,瓶子倒了,玻璃碎了,烧酒洒了,杨梅滚了,我慌了。当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来,那可能是一场后果很严重的意外。后来阿娘把一切清扫干净,只叮嘱我离得远些,不要被玻璃扎到。这一切到底没能遮掩过去,烧酒浓烈的气味,似乎附着于空气,怎么也散不尽,以至于母亲一回家就嗅出了异样。母亲向来



唐代诗人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为“吴中四士”之一。他存世之作仅《代答闺梦还》和《春江花月夜》两首。但他的《春江花月夜》却是唐诗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广为传诵。闻一多先生誉之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以描写细腻、音节和谐而著称。单从题目看,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就高度集中地体现了人间最动人、最奇妙的境界。这首七言长诗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其艺术境界的优美深邃,令人叹为观止。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品德高尚,为人高上。说得天花乱坠,小心天落地碎。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尊重看作对方无能,世上最大的无能者也许就是目中无人者。尊重历史,才有现实可言;鉴别史实,才有进步可说。持欣赏的目光观物,你的生活才会充满希望的阳光。

夜光杯

底竹筐。阿娘裹过小脚,所有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每有第四代出生,她总会一针一线

后来,我们口中的“乡下”也慢慢变得城市化起来,但亲戚后几代之间的交情却越来越淡了。后来,阿娘老得不喝酒了。后来的后来,往事变得越是情切越是辽远了。偶尔在别处闻到杨梅烧酒的气味,就会想起那样家常的一顿夜饭:日光灯下的每个人,脸色都白得有点魔幻。煤气灶上未散尽的锅气,混合着餐桌上的饭菜香,时间仿佛凝固在光线下悬浮的灰尘颗粒里。突然,凝固的时间被一抿嘴的响动划破,复又流动起来,那是阿娘抿一口烧酒时的舒坦……

人总也会落市的,但只要还被人记得,她就算是鲜活的。是的,一夜,阿娘又入梦来,依稀伴着灼热的杨梅烧酒的气味。

诗中的诗

周丹枫

开篇就刻画了一幅春江月夜的广阔壮丽的画面。首句“海”乃虚指。江湖浩瀚无际,似和大海相连,月亮和潮水共生。他对月亮的观察十分精细:“月照花林皆似霰”,月光照耀下的花林,似已浸染成梦幻般的银辉,这个“霰”字足见诗人炼字的功力。“空里流霜不觉飞”和“汀上白沙看不见”,使人觉得世上只有皓月明澈晶莹的光辉存在。这生动细

赋的文笔,描绘出了仙境般的美丽景象,使人感到这春江月夜是多么的浩瀚幽深。头八句的笔墨都凝聚在这轮皎洁的明月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的这一遐想,是探索人生的哲理和天地的奥秘。清代王闿运称此为“奇想”。“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明月当空,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却又似永远等不到的。在月光照耀下,只有那江水湍急奔流远去。随着长江水的奔腾澎湃,诗人的笔触又生波澜,他把诗情推向更为深远的意境。

十七至二十句写思念之情。“谁家”“何处”说明不止一家一处有离愁别恨。这更使诗情跌宕起伏,委婉曲折。二十一至二十八句,承接上面的“何处”句,写思妇对离人的思念之情。诗人未直写思妇的悲伤和流泪,而是用“可怜楼上月徘徊”来婉转地表达怀念之情。“徘徊”似为普通的词,但用在这里

学习是大脑的保健操

杨秉辉

为,包括对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保持适合的体重,戒烟酒的嗜好,合理的营养,适当的运动等等,对于每一个中年人的身体健康包括脑的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维护大脑的健康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大脑是一个接收外界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从而作出正确处置的器官。所以对它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需要加以保护,眼、耳、鼻、舌、身是人体的

净土(绢本设色) 毕晓德

净

土

净

土

净

土

净

土

净

土

净

窗台上,几簇红花灼灼燃烧。友人问名,我答:“石化红。”

“石化”?是石蜡红吧?”他纠正。我微笑:“是‘石化红’,金山石化的‘石化’。”这个名字,是我五十年前种下的情愫。

1972年的金山卫荒滩。上海石油化工城的摇篮是芦蓆棚。后来,一处废弃的砖瓦猪舍被清理出来,戏称“猪公馆”,它挡不住倾盆大雨——室内叮咚作响,脸盆列队“接驾”,蚊帐顶上覆着塑料布,权作“护身符”。

初探“猪公馆”,在金银花与无名小花的清香里,窗台上那几盆红花最是夺目。指挥部的老林说:“这叫石蜡红,浇点水就能活!”这话,像一粒种子,落进我心田。这泼辣的生命力,不正是我们这群创业者的魂吗?

工友小孙塞给我两盆扦插苗。回到石化三村职工宿舍,我找出空牛奶瓶,装上清水,用力晃了晃,小心翼翼浇下——这是给“石化红”喂的“第一口奶”。半个月后它不负期盼:翠叶爆出,绿意汹涌;浅绿花梗挺立,不消半月,便托起一个个攒聚的小红球,十数朵复瓣小花,如火如荼。

那时,工程建设紧锣密鼓,披着一身泥水从工地抢修归来,筋骨像散了架。推开门,阳台上那跳动的红,瞬间点亮眼睛,熨平疲惫。在金山,我是学诗写诗的“文青”,与传唱神州《戴花要戴大红花》的词作者王森是忘年交。石蜡红虽不及歌词里“大红花”硕大,却同样红得炽烈,生命顽强,更沾了个“石”字。于是,我的诗行里,它便有了深情的别名——“石化红”。它是窗台上的勋章,礼赞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石化精神和石化人。

记得那年离开虹口瑞康里时,我向隔壁的赵伯伯——新民晚报赵超构先生辞行。晚报尚未复刊。他叮嘱:“金山有啥新鲜事,回上海讲点给我听听。”

这嘱托沉甸甸。赵伯伯的大儿子赵东勤,与我情同手足。他身体抱恙,在家休养,却执意来金山看我。对我窗台的“石化红”,他爱不释手。聊起复刊的晚报,我说:“赵伯伯又要辛苦了,他下班还是走路回家吧?”东勤大阿哥点头。我告诉他:“金山人爱晚报,下午四点,邮局就排起长龙!”后来,晚报刊头由黑体变为鲜艳的红色,那光彩,像极了怒放的“石化红”。是东勤的转达,还是报人与读者的共鸣?我不知晓,只觉这抹红分外温暖。此刻,这熟悉的报头红,又在金山与瑞康里之间,搭起一座无形的桥。

退休前,从金山迁回市区。行囊中最珍贵的,是那两盆不离不弃的“石化红”。我小心翼翼,如同捧着凝固的岁月、不熄的火焰,将它们安放在新居的窗台外。

如今,华灯初上,窗台是永不凋谢的“石化红”,手边是飘着墨香的《新民晚报》,杯中清茶氤氲。这方寸之间的红,是荒滩芦苇的余温,是“猪公馆”漏雨的叮咚,是牛奶瓶晃动的清水,是青春汗水浇灌的诗行,是跨越半个世纪、被我捧在手心、永远昂扬的——魂。

极为精准传神:月光对思妇十分同情,以致在楼上徘徊不忍离去,而要陪伴慰藉她,为她解愁。这一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更衬托出妇人思念之甚。最后八句写在异乡的游子思归之情,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表达他渴望回到故乡的深切感情。“昨夜闲潭梦落花”,深沉地写出了花落幽潭,春天将逝,人却远隔天涯,情何以堪!结句“落月摇情满江树”,把月光、游子、诗人所有的情感交织成一片,洒满在江树

上。读者吟诵至此,觉得这深沉的感情也洒落在我们的心田里。

整首诗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黑白相辅,浓淡互见,虚实相生,成功地成为意境幽曲、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的千古佳作。

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让大脑有更充裕的储备,才能在老年时期有一个健康的大脑可用。当然,即使到了老年,也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学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学习便是大脑的保健操”。

大脑的神经细胞从40岁以后就逐步减少了,据说递减的速度是每天1万个细胞。这是自然的规律,至少目前人们还没有办法让它不减少。但是如果及早注意大脑的保健,也许能使这个递减的速度减慢。人的大脑是可塑的,要用好它就要爱护它,而且要趁早。

人到中年,工作、生活的压力都大,但不能因此疏忽了学习。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积

习。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积

窗台上的「石化红」

金洪远



边看边聊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健康